



· 小说散文集 ·

金秋十月

下乡知识青年文艺创作丛书

广东人民出版社

金秋十月

山东人民出版社

金 秋 十 月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5印张 1插图 89,000字

1977年3月第1版 197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书号 10111·1077 定价 0.28元

出 版 说 明

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下，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正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茁壮成长。为了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为了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丰富多采、热气腾腾的斗争生活，并促进他们的业余文艺创作活动，我们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的支持和帮助下，选编了这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艺创作丛书》，分别收入小说、散文、诗歌、曲艺等作品，陆续出版。

这套丛书的作品，全部是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己提笔创作的，编创工作采取了领导、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编辑人员三结合的方式。实践证明，广大知识青年在各级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领导、教育下，坚持乡村干革命，不仅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并且在文艺创作上也不断取得了可喜的新收获。

这套丛书，我们将继续增选新的作品出版。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支持和帮助，并且热切希望同志们和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随时提出批评意见，以便据以改进。

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金秋十月	琼海 伊始 (1)
红艳艳的早春	增城 范小原 (29)
秘密在哪里	梅县 黄增章 (43)
小旋风的故事	增城 邓小龙 (57)
大海日出	琼海 鲁庆彪 (75)
踏着霞光	高鹤 袁 璐 (83)
海鸥	广州 曾应枫 (90)
新绿	信宜 何 流 (97)
俏不争春	曲江 关 健 (104)
革命菜	定安 莫清华 (119)
心事	广州 何伟东 (123)
通向明天	茂名 蔡宗泽 (134)

金 秋 十 月

琼海 伊 始



阳光催开漫山红花，
狂风炼硬岩鹰翅膀。

——苗族民歌

秋天来了。

国营鹿云农场所处的鹿云山区，显得格外的辽阔、迷人。山，澄碧如玉；天，湛蓝如海。橡胶、油茶盖满山坡，石砌梯田铺金叠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石龙河上一道巍巍大坝，从青山间托起一面波光闪闪的平湖，蛛网般的盘山渠道，溅起水花把水库和一座座山塘沟通起来，又引向四山八岭。呵，变了！昔日苦旱的苗山，竟变成了阡陌纵横的水乡！

然而，这壮丽的图景是怎样展开的呢？……

研究研究

“停车！”一声喊，推土机停止了轰鸣。

身材魁梧的场长黄开全，使劲地踢着机车那巨大的铁铲，对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脑袋的推土机手大声说：“马上开回去，听候调用！”在他的命令下，另一部载满水泥电线杆的汽车，也掉转头开走了。

黄开全抓起丢在地上的行李包，望肩上一甩，对赶来接他的场生产计划科长马贵福说：“什么时候了，还在修灯光球场！”

马贵福把手里的一叠纸卷成圆筒，指着推掉了半边的山坡，说：“都干了这么多啦，把它搞完算了。”

“错了就改，痛快点嘛！能硬着头皮撞墙吗？”黄开全黝黑的脸绷得紧紧的。今天他刚从自治州赶回来。在州批林整风学习班里，他接到马贵福一个电话：由于一场春旱，几番台风，橡胶和水稻生产受到很大损失。据初步估计，今年农场的亏损将突破十万元。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坐不住了，要不是党委书记老魏硬把他拉住，他早溜了。学习结束后，老魏留在州里参加一个会议。送黄开全上车时，老魏叮嘱说：“回去后，别忘了向大家吹吹风。批林整风一定要联系实际，对我们国营农场来说，各项工作必须迅速转到学大寨的轨道上来！”黄开全却狠狠地握了握老魏的手，咬着牙说：“这十万元亏损，我不把它抹掉，黄字倒着写！”

想着，黄开全又从牙缝里冒出一句话来：“所有非生产性的建设，都得停下来！”

“是，”马贵福展开手里的纸筒说，“根据你的电话指示，突击搞了个扭转亏损的方案……”

“哦。”黄开全忙把背上的行李包放下，接过方案，很感兴趣地看起来。看完后，禁不住重重地捅了马贵福一拳，“嗨，行呀！”

马贵福嘿嘿地笑着，心头甜滋滋的。这些年，农场搞什么这个好那个好时，他生怕跟不上趟，所以调子唱得比谁都高。最近，一听说要批这套东西了，又惶惶然起来。为了最有效地改变人们对自己的印象，他暗自选定了亏损这一个最敏感、而又最易动感情的问题，打算在节骨眼上露它一手。现在，看到黄场长对自己这个方案那么感兴趣，他颇有几分得意起来：“只要伐木队、打猎队、竹器组一进山，砖窑、炭窑、石灰窑一点火，这十万元财务缺口，年底前说什么也能堵个滴水不漏！”

“对，”黄开全抖了抖手中的方案，“不过，这上面还得把批林整风挂上去。”

“当然！当然！”马贵福连连点着头，“头等大事嘛，是得挂一挂！”

两人正谈得起劲，冷不防一个平静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马科长，我们的计划还得挂多久？”

两人回头一看，原来是鹿云作业区党总支书记盘桑。她身体壮实，圆脸大眼，精神奕奕，着一身青皂底红花滚边的

苗服，绑腿打得结实利索，一看就知道是个山林里钻、云雾里闯的好角色。此刻，她微挑的眉毛，显得又黑又长，不象通常见到的苗族妇女那样，把眉毛修得又细又淡。

黄开全热情地跟她打了招呼，便笑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没待盘桑回答，马贵福便说：“其实也没什么，他们搞了个规划，打算在石龙河上打坝蓄水，引水进山，把鹿云作业区那一千二百亩‘望天田’改成水田，还想搞什么橡胶林段的自流灌溉。”说着，马贵福又转向盘桑，拖长声音说：“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可远水救不了近火呀！进山掖把开山斧，一日就是七块五。何必舍近求远呢？”

“又是‘再好不过’，又是‘舍近求远’。马科长，你莫老藤爬树，弯来绕去。我们的规划图到底行不行？”盘桑语调虽然不高，马贵福却已有几分不自然了。

黄开全对着盘桑，摊开一只满是硬茧的大手掌，笑道：“都别说了，规划图呢？”

盘桑侧目望着马贵福，乌黑明亮的眸子似乎在说：他拿着。

马贵福摸遍了上衣四个口袋，最后才在鼓囊囊的后裤袋里，掏出一卷折皱了的图纸，交给黄开全。却又有意岔开话题说：“黄场长，最近外面有些单位来联系车辆，答应车费可以出高些，你看是不是先接下来？”

黄开全随口应道：“有介绍信，盖了公章来的，你就接吧！车费按规定收！”

“好，那我先走了。”马贵福瞟了一眼盘桑，那双小眼睛

似乎在得意地说：怎么样？……

黄开全看完规划图，右手在上面拍了拍，坦率地说：“好！有气魄，也科学！可你别怪我泼冷水，我们场今年亏损，各项开支都得紧缩，现在要上马，困难啊！”

盘桑一捋火红的头帕，朗声笑道：“黄场长，我不是来伸手要钱要物的。困难当然有，可藤芭再密，也挡不住金蹄的山鹿。苗家这句俗话，你是知道的。”

黄开全厚厚的嘴唇一咧，说：“我知道。不过你们一个作业区要把石龙河锁住，这可不象围个鸡笼那般容易！”

盘桑乌黑的眉毛一扬，说：“舍得问山九九八十一座，莫怕采不到矜贵的灵芝草。石龙渠一年拿不下，我们就干它两年，再不行，就来个三战石龙河！”

“那就不必要了！”黄开全把挽着的袖子往上又一撸，黝黑的手臂往下一劈，说：“等我们把这十万元亏损抹掉，明年，最多是后年，场里就给你们把这项工程包下来！”黄开全说的是实话。他知道，鹿云作业区的田地大都是“望天田”，经常是“守着石龙河，渴死田里禾。”后来虽也修了几口山塘，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可是靠天打粮的状况仍未根本解决，近三千亩的橡胶中苗也迫切需要用水。引水进山，当然非搞不可。但十万元亏损不补上，如何谈得上大兴土木？因此，他便说出这番两全其美的话来。

盘桑惊异地望着黄开全，语调稍微提高了些：“包下来？国家给我们的投资、贷款还少吗？苗家又不缺胳膊不缺腿，还得‘包’到哪时？”

黄开全一时语塞起来：“我是说……工程艰巨，怕要影响当年生产。”

盘桑胸有成竹地说：“这可以解决。我们和鹿云阿公研究过，办法是修一段，成一段，浇一段，把长短利益结合起来。”

黄开全没话说了，随手把规划图往口袋里一塞，拎起行李包，用力地拍打了几下，说：“好吧，研究研究再说。”说着，扛起行李包便走了。

望着黄开全背上的沉重的包袱，盘桑两条乌黑的眉毛倏地紧锁起来……

山不转水转

一道九曲十八弯的溪流，在阴森森的深谷底急急地奔流，时时传来鹿皮鼓般的声浪。那里阳光还照射不到，透过藤叶空隙，可以看到山溪闪着蓝幽幽的水光。而在黝黑如铁的崖脚下，又喷吐着玉兰花似的浪花。石龙河有如一道墨绿底雪花滚边的长绸，在水雾迷蒙的谷底时隐时现。

望天石这边，树海茫茫，浅绿、深绿，间或还夹杂着嫩青、紫红，色彩缤纷，深浅相映。一根根铁柱似的树干，撑出满天浓荫，把空中的流云都遮住了。

盘桑急步登上了望天石，汗津津的圆脸上泛着一层红光，闪亮的眼里充溢着焦灼和思虑。这天，她又去了一趟场部，催问规划图的事。可是黄开全的回答仍是“研究研究”。怎么办？假如黄场长不点头，这项工程还得挂起来吗？早在

前年，北方农业会议后，在昔阳三年建成大寨县的事迹的鼓舞下，刚被推上领导岗位的盘桑就提出：鹿云要翻身，就得学大寨，以大批促大干，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狠闯水利关。党总支一班人，统一了思想，她领着一支踏勘小组，爬山越岭，穿林涉涧，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和群众草拟了一个修建石龙渠的规划。当时，由于场里正赶着盖办公大楼，扩建招待所和商店，这项工程便给马贵福挂了起来。今天，难道还得给黄场长再挂一挂吗？盘桑深深地思索着，步伐更快了。

转过一块巨岩，前面来了一队裹着头巾，腰挎刀篓的苗族汉子，打头的正是鹿云作业区主任盘阿龙。

“怎么样？批下来没有？”阿龙一见面，就心急火燎地问。

一个矮墩墩的中年汉子也挤上前来，他是作业区机务班长王九根，出名的“乐天派”，一开口就打了个哈哈：“盘桑，就等着你敲赶山锣了！我这班长真不好当，大伙一日几遭，催得我屁股冒烟。就连胡子一大把的老阿公，也老是舞着他那根金竹烟杆，追着脚跟撵，一个劲儿催‘铁牛’上山！”说着，故意朝旁边一位老人挤挤眼，引起一场大笑，把树上的山雀都惊飞了。

这位老人白发银须，枣红脸庞，再加上头裹枣红巾，腰扎枣红带，显得分外硬朗、豪迈。他一手推开九根，嗔道：“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还象只十条舌头的鹩哥！盘桑，石龙进山，撑破谷仓。田里的活刚一松手，大伙就催着我们来分地段，只嚷着‘上马！上马！’”

“鹿云阿公!”盘桑心头一热，深情地环顾着大家。该怎么对这些早就憋足了劲头的战友们说呢?盘桑抿紧了棱角分明的嘴唇，好一阵才开了口。她熟悉自己的伙伴，几口冷水浇不灭他们心头的火!

阿龙听盘桑说完，急得直搓手：“还得拖到何时?叫侬领着大伙往哪走?”

九根绷紧了笑脸：“看来是有人在打退堂鼓!”

鹿云阿公却坐到路边的一块树墩上，左手撩起衣襟，呼呼地扇着汗湿的紫褐色的胸膛。盘桑默默地递给老人一竹筒清水。鹿云阿公接过这苗家世代代用来装水的竹筒鼓，眯缝着老眼，久久地端详着，眼角的鱼尾皱纹慢慢地聚拢了，下巴突突地跳着。猛然，他旋风似地转过那巨大的身躯，把竹筒鼓塞回盘桑手中，说：“盘桑，山不转水转，他们再不点头，侬自己干!现在正是橡胶停割，稻谷进仓的时候，再拖下去，枯水期一过，橡胶树一转青，就迟了!”老人审视着盘桑给日光晒红了的脸，声声情深地说：“大伙拳头都攥出水了，你就领这个头吧!天塌下来，有众人顶着哩!”“对呀!”人们齐声喊着，林间滚过一阵炸雷般的轰响。

盘桑双手捧着竹筒鼓，轻轻地抚摩着。这是一段杯口粗、二尺长的石竹筒，黄澄澄的，亮得照出人影。由于长年累月的使用，竹筒中间磨出了几道浅浅的指痕。多少年来，苗家背着它，踩着陡峭的石阶，攀着坚韧的山藤，下深涧，爬飞崖，一步一步，竹筒上的竹筋绳勒进了皮肉，汗水掺着血水，泪水和着溪水，人们盼呀盼，只盼着有一天石龙飞上

鹿云岭！

竹筒鼓啊竹筒鼓，你身上这道道指痕，记载着苗家多少辛酸和美好的愿望啊！……

盘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迎着大伙火热的目光，坚定地说：“不管怎么说，乱藤绊不倒飞奔的金鹿，狂风折不断岩鹰的翅膀。学大寨，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大干、苦干，让山河改变面貌，这是毛主席指引的路，你走定了！”她走到阿龙跟前，平静地说：“今晚总支开个扩大会，大家都把最近发的《农业学大寨》的小册子带上。黄场长让你再写个详细的修渠请示报告，还说要全体委员盖章哩。”

“写就写，你都来盖手印！”鹿云阿公用金竹烟杆敲着树墩，斩钉截铁地说，“上面还要再添上一段：黄场长，你一声一个‘研究’，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人家虎头山一天一个模样，你鹿云岭却还是一滴清水一滴汗？难道苗家还得背着竹筒鼓到共产主义去吗？”

.....

“你没有权力‘存档’！”

这一份请示报告，有关工程技术方面写得简明扼要，而群众要求引水进山的呼声、决心却写满了几页纸，特别是最后部分严厉责问：“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已经八年了。为什么鹿云岭还是‘守着石龙河，渴死田里禾’的面貌未改？难道苗家还得背着竹筒鼓到共产主义去吗？”一笔一

划，刚劲有力，有个地方把纸都划破了。

黄开全额上的血管呼地胀了起来，心怦怦跳着。果然是我错了吗？自己也是穷苦出身的苗族干部，在这里工作也有十四个年头了。自己又何尝不想把鹿云岭彻底翻个身呢？可是，路总得一步步走嘛！学大寨，办水利，我举手赞成！但亏损不扭转，抓工作就处处棘手呀！党把这么大的一个国营农场交给我，我不能不想得更周全些！……

黄开全摸着好久没剃过的络腮胡子，左思右想都觉得自己有理。可是，当目光一落在报告上那五个粗大、鲜红的指模上，刚舒展开的浓眉又皱紧了。他的眼前象映电影似的跳出一张张熟悉的脸孔：沉着的、豪放的、淳朴的、风趣的、刚毅的……都是些和自己一起披荆斩棘建设农场的好党员、好同志啊！可为什么他们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未免太有点感情用事了吧？同志，你是在向上级请示，还是在对领导施加压力？

黄开全望了一眼坐在他桌子对面的盘桑，她依然是那样的沉着、庄重，只是此刻看来，她胸前那丝线穗子红得有点刺目。

黄开全宽厚的手掌在报告书上一按，终于开了口：“盘桑，场里的指示你们讨论了没有？就是老马传达的那个。”显然，黄开全指的是“大战一百二十天，坚决扭转农场亏损”的方案。这个方案在党委会上讨论时，曾遭到一部分同志的反对。会后，马贵福却怂恿黄开全私下将它改为“试行草案”，先拿到鹿云作业区试点推行。只要鹿云作业区行得通，再说

服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就容易了。

黄开全的问话，盘桑并不感到突然，她坦然答道：“讨论过了。我们认为，这个草案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它只讲了增加现金收入，没有提到落实农业学大寨的问题……”

黄开全眉毛一跳：“你这是什么意思？”

“事实也证明这是个路线问题！马科长打着这个试行草案的幌子，强行把我们作业区的八吨化肥，从调拨单上一笔勾销，拿去和外面调换什么黄豆，说是给场加工厂做原料，好生产利润高的酱油、粉丝、豆腐。这种作法，根本违背了以农为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原则，搞的是过山客*那一套，唱的是资本主义生意经！”盘桑的话，一字一记重槌，打在黄开全心上。

“好大的帽子，搞点副业，弥补亏损，和资本主义挂得上吗？！你口气再大，也吹不落从头顶飞过的鹞鹰。学大寨，就得比贡献。我们是生产单位，遭了大灾，亏损这么大，不想设法扭转被动局面，难道向国家伸手要钱，也算学大寨？！”黄开全不由地提高了声音。

“黄场长，这亏损是怎么来的，你想过吗？不错，我们碰到了自然灾害，但是大寨、昔阳为什么能够在大灾之年夺丰收？难道不应该在路线问题上找找原因吗？”盘桑的语调深沉而痛心。这几年，多少农场工人、干部曾经强烈反映过：

* 过山客：解放前在少数民族地区活动的奸商。他们常以少量的针线、盐巴之类物品，换去大量珍贵的山货。

为了搞楼堂馆所，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大军给撤下来了；多种经营给挤掉了；放松了对职工进行思想路线的教育，资本主义倾向没狠批，职工中间刨小块地的歪风又抬头了……多次会议上都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总是水过地皮湿，一阵风过后，依然泥是泥，砂是砂。

“照你说，这笔账该记到我头上来啦？”黄开全铁青着脸反问道。

“不，这是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是不抓党的基本路线这条纲造成的恶果！但是，作为一个主要领导同志，能因此把责任都推到天灾上去吗？”迎着黄开全那冷峻的目光，盘桑站起来了。她心里有多少话要说啊！但她明白，这时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转他的。于是，她把报告推到黄开全面前，尽量平静地说：“黄场长，请你认真审批一下我们的报告。”

盘桑的话深深地刺疼了黄开全。他气冲冲地从笔筒里拔出一支毛笔，往墨水瓶里一蘸，大笔一挥，报告书上便赫然躺着两个大字：“存档！”

呼地，一股热血涌上了盘桑的脑门，她的手猛地握成了拳头，沉重地落在桌上，胸脯急剧地起伏着，那红穗子犹如一团火焰，在胸前跳动。她强抑着满腔愤怒，沉着有力地说：“黄场长，我们的报告，你有权力存档；我们的决心，你没有权力‘存档’！”说完，猛一转身，大步向门外走去。

黄开全身子往前一冲，两手按在办公桌上，厉声说：“谁敢私自动工，谁负完全责任！”